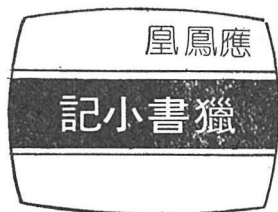


禁獵的



經年在舊書攤上翻書，常常就會不期而遇的，碰到一兩本已經被查禁的書刊。這些書，堆擠在其他形形色色的舊書中間，總要引起我的注意：想像它們在查禁過程中，不知怎麼竟成爲漏網之魚，而流落到此。

因爲它已經被禁了，再要碰到十分不容易，即使內容不是自己頂喜愛的，多半也會隨手翻翻。

一本書的被查禁，通常引起讀者的好奇。有什麼內容竟是不准人去看呢？（而人的心理是越看不到的東西，越想看看）。禁書政策的執行必先有一種假定：認爲人心是容易受惑的，容易「迷失」的。要不然，必是那些被查禁的書刊都有不可思議的魅力——能把人引得失去方向，誤入歧途。這麼說，似乎又涉及另一問題：誰來決定這本書的「危險性」？那些查禁人員，必定不同於凡人，至少心智高人一等，個性堅定而又頑強——否則他看過那麼多「問題書」，竟然一直安全無恙，一點也沒有迷失、變壞？

在一排舊書新書參雜的架上，看到胡蘭成的「山河歲月」，遠景出版社印的。大紅色碎花封面，在書架上特別顯得醒目突出，不免將它抽下來前後翻翻。

記得這本書出版時，曾有人在報刊上強烈反應，不滿胡蘭成把艱苦的抗戰寫得那麼浪漫又逍遙。加上胡曾任汪政權的宣傳部長，更就有人罵他寫的東西是漢奸文學。

撇開書的內容不談，單就文體看，胡的散文有種別具一格的文字魅力。國內有位知名小說作家，自從接觸了他的散文之後，深受影響，甚至一改自己一向的文字風格，從此把文章寫出一種「胡蘭成體」來。從這地方不難看出胡蘭成文字有多大魅力。

這位小說家身邊有許多仰慕他、傳承他衣鉢的文學青年，更有散播在各地，無法計數的忠實讀者。這麼說，任何查禁制度，充其量也只能查禁某書很有限的「本數」，至於一本書有形或無形的影響，其實是很難查禁的。

「山河歲月」剛出版時，沒有很快買下來，等看到各報刊出現許多攻擊他的文章，再想去買來看看時，書已經查禁了。現在翻到的一本，大約九成新，故意問老闆書價，他前後看了看：也許想到自己開的畢竟是舊書攤而不是新書店，不好意思照書上的原定價賣，只開了個七折的價錢。

再一次是遇到陳映真的「將軍族」。

收在「將軍族」的短篇小說，其實都早在「現代文學」或「筆匯」雜誌上登過了。作者離家七年，回來時，才將早期作品結集出版，出版日期雖是六十四年十一月，實際「將軍族」是六十年代產品，與白先勇等「現代文學」作家同一個時期。

我想書剛出版時，凡是急急購買的人，多半是喜愛陳映真作品的讀者。之所以那麼喜愛他，必定是七年前，在雜誌上早已讀過他的小說——而那些雜誌從來沒有查禁過。為什麼收集成書，倒出了問題呢？

陳映真的小說，在知識份子及一般校園學生羣中，有極廣大的讀者，也得到文學評論者很高的評價。

幾年前，曾好奇的問一位陳映真的朋友：「將軍族」被查禁，到底是什麼原因？他告訴我：是書中一篇小說裏，寫到養鴿的人揮「紅旗」什麼的。我特意翻書找這個「出毛病」的地方，原來在一一三頁，也巧，就是「將軍族」這篇——「鴿子們停在相對峙的三個屋頂上，恁那個養鴿的怎麼樣搖撼着紅旗，都不起飛了」。

就是這個嗎？可能嗎？

站在東一堆西一堆，很紛亂的舊書舖前，突然覺得茫然：如果是這個，這本書不但不該查禁，而且應該嘉勉，因為它比之陳若曦的反共小說更其反共——偽裝笑臉的人（毛共）怎麼搖撼着紅旗都不起飛了（三面紅旗破產）。但願那個朋友的話是不確的。然而，查禁「將軍族」的真正原因又是什麼呢？可惜政府出版的「查禁目錄」上，不載明具體原因。陳映真作品的讀者，即使與作者沒有私交，但從他小說的字裏行間，可以看到人類的無比可貴的愛，看到在中國現代作家中，極難得的人道主義精神。作為一個文學工作者，陳映真有一顆「對痛苦、對人加於人的殘忍，特別敏感」的心。「將軍族」不過是一冊短篇小說集——文學作品原本虛構，應該談不上什麼「混淆視聽」。也許是我的「警覺性」不夠，要不然就我是一個水準較低的讀者，所以才看不懂它被查禁的原因——但如果我也看不出原因，是否表示其他人同樣也看不出——既然看不出，還會受到蠱惑嗎？不會受到蠱惑，那還有查禁的必要嗎？

從一些情況，看出查禁圖書的尺度很不一致。譬如說：在雜誌上刊載的時候，雜誌並未查禁，而收集成書倒是禁了。吳濁流的「無花果」是一個例子。或者，雜誌查禁，收集成單行本出版倒沒有關係。更有因「人」，也就是因作者的轉變，而查禁尺度也跟着

改的，金庸小說是最好的例子。還有一種，書雖在早年被查禁，但若千年後，以全集的方式，加以整理、剪裁，即可安全出版（尺度越來越寬，當然是社會進步的現象）。

然而一本書蓋上查禁的烙印，受挫折的，不僅僅是寫作者本人。這不可磨滅的記錄，更深深烙在查禁單位身上。歷史留下這一鞭傷痕，告訴若干年後的子孫，某個時代，曾經不准某一本書印行。因此，查禁一本書，實在是一件非常嚴重，必須謹慎從事的工作——要有專責的人專業的人，再三研討，不好輕易從事的。

別看舊書攤只是破破爛爛的不起眼，其實它是書市場極敏感的地方。譬如有一度，若干禁書，像平原出版社的「倚夢閒話」，「西窗隨筆」各輯，像文星書店版或其他李敖早期作品，因為書少而價錢抬得老高，不多久，便出現紙質及印刷都極粗劣的盜印版，銷路好極了。

眞盼望有關當局在未來的「查禁目錄」上，能够具體寫明，某一本書查禁的實在理由，到底是因那一章那一節，或者那一字那一句不妥。一來給後面的寫作人有個準繩，二來，也讓讀者明白這本書到底「壞」在那裏。要不然，「查禁目錄」變成「暢銷目錄」，又豈是查禁單位始料所能及的。